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峯文鈔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徐鋐

堯峯文鈔卷十一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一共五首

誥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宋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一年冬

大清兵破居庸關南下山東大震於是巡撫顔繼祖方以所屬兵移鎮德州總監太監高起潛以兵駐臨清濟寧間為聲援濟南告急巡按御史宋公學朱適出巡章

卭急策騎馳至閱城中兵惟得土兵五百人及調萊兵七百人歎曰此省會重地且有藩王在守衛單弱乃爾吾無死所決矣凡後先七上疏求援及條上方畧皆寢不報即率兵登陴未幾大兵抵城下圍一宿去公益嚴守禦具既而來兵大集環營三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餉絕乞德王出帑金犒軍又命將士與佛郎機火器以擊大兵圍稍卻相距九晝夜守城者面目皆生瘡援兵竟不至其明年正月二日天黎明公方率巡道官周之訓

及典史田多善等守東南門衆譁曰城陷矣大兵內薄以登公猶躍馬率親卒數十人循城而西持白棓格鬬力屈死之其地在城西南門譙樓下云之訓亦死多善竄免是時公三子皆幼其長子德寛聞之即偕其叔父匍匐抵濟南號哭徧求公屍不獲與多善及公故所從胥吏得脱者復往城西南求之多善指示公死處其樓已為圍兵所燬左右尸骸相枕藉悉腐齒不可辨又不獲僅獲公所遺令箭鏃一繼又獲所佩廵按御史印一

而已德寛號哭旁皇者數日不得已即其地奉公故所御衣冠招魂以殮廵撫衆疏陳公死事顛末有㫖覆勘先是起濳既不援濟南又以失藩王故恐受誅謀欲卸罪於公而中朝黨人忌公者遂誣公不死德寛扶喪歸而公次子德宜即文恪公也復偕其叔父伏闕上書畧謂臣父銜命廵方本無兵柄然猶慷慨身任卒以死殉泣念臣父孑身蒙難非若守土諸官攜有親屬收視致使形銷骨化無櫬可還惟兾上邀君恩稍光泉壤而詳

疏再三尚缺題卹臣若隱忍何以為人復何以為子其言絶痛復有旨察議議久不決給事中光君時亨遂草疏力白公被誣狀江南北士大夫在中朝者自刑部尚書徐公石麒以下凡三十有四人復公言於朝而吏部左侍郎沈公維炳亦請予卹廕援故廵關御史王肇坤例議猶不決而北京遂亡福王立南京始贈公太常卿廕一子入監嗟夫公一羸然儒生耳使得立螭頭之側正笏昌言為當世良臣可矣不幸趨冒矢石內無金粟

之儲外無蚍蜉蟻子之援驅老弱千數空拳枵腹使當猝至之鋒事一不捷以死繼之視晉之卞侍中唐之張睢陽亦何以異而議者顧媒蘖阻撓其間賞罰無章莫此為甚此明所以亡也當明之季全軀保妻子之臣望風鼠竄糜奔者相隨屬仗節死義如公者能幾人哉而猶不免見誣如此昔蘇文忠有言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琬竊以為不然人之君子小人往往迭為勝負訖未有定也而天固未嘗不定彼誣公者人也非天也卒之

塞阨於一時而湔雪於後日此則天為之非人力所能
強也及今數十年閣竟食文恪公之報光大顯融垂耀
史冊隆名碩實行與天地日月相終始文恪公父子昆
弟俱可以不憾亦未可遂為公之不幸也已公諱某字
用晦世居蘇之長洲曽祖某歷官南京刑部郎中祖某
國子生父某縣學生有長者稱公為諸生以習小戴禮
知名舉崇禎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管寶源局歲
餘得息若干俱以歸公絲不私一錢著書名司鑄攷畧

丁外艱服除補禮部主事改雲南道監察御史劾楊嗣昌田維嘉唐世濟史𡎴袁鯨五人侃侃不阿由是為黨人所忌與其父並以文恪公貴誥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配王夫人自公歿後教督三子俱知名長德寬更名宬康熙丁巳科舉人次德宜幼奉公命為伯父後順治乙未科進士累階至光禄大夫爵至太子太傅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謚文恪具事蹟具載國史次德宏順治辛卯科舉人

女適某某孫男女若干人曽孫男女若干人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公之葬也文恪公昆弟俱前殁矣孤孫某等卜於康熈二十七年某月日奉公柩與夫人合其地在陳公鄉金涇堰之原來謁誌銘琬與文恪公同年進士又嘗辱薦舉在史館許排纘公事行為傳而不果故文恪公雖殁琬不敢忘夙諾既誌其大畧復擬大招之詞以招公其詞曰

公兮歸來無呌天閽些白雲迷漫絶扳援些公兮歸來

無滯殊方些歷山濟川若修長些彼梟與狐恣搖吻些
伊優喁噍曾莫之能損些虹旌霓車返佳城些湖流鬱
盤木千章些豐碑巨趺屹岧嶢些有獸有人巧琢雕些
公兮歸來樂哉邱些既固既安盍娶游些歸來歸來示
肸蠁些宜爾孫曾俾熾昌些摛詞刻石永且堅些石也
可泐詞不可刓些

中大夫湖廣湖南糧儲道布政使司參政秦公

墓誌銘

先是順治十有二年

國家

臨軒策士之典凡五舉矣公以會試第一人聲譽大噪

都下諸士子傳相購寫其文於是

世祖章皇帝方留心文學急命取公卷進御稱善者數

四既而發策試於廷置公第三語内院讀卷官曰卿知

此卷為誰叩首謝不知

世祖曰此必秦某也朕於其書法知之及拆卷果然

世祖大悦
名見南海子
賜袍服比第一人蓋異數也授內翰林國史院編修越
四年
天子差擇詞臣中才學著聞者俾練習民事於外以需
大用凡得數人公與其列遂轉廣東參議分守雷州道
遷浙江杭嚴道兵備副使又遷陜西榆林道參政擢江
西按察使越二年以失出降調丁外艱服闋起補長蘆

鹽運使遷湖南糧儲道參政裁缺候補遂不復出實康
熙二十有一年也公時年六十有二矣始㑹公外轉者
其後或復被名用相次至大官而公獨浮沉外僚以坎
坷終無論識與不識莫不為公惋惜公顧弗校也歸六
年而卒諸孫卜葬歸山之阡以公族孫對巖先生所撰
行狀來請銘按狀秦氏本宋龍圖閣直學士諱觀之後
其子始遷常州十世孫又遷常之無錫故公為無錫人
明正德嘉靖間有諱金者累官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

書殁贈少保謚端敏生姚安知府汴汴生縣學生楷楷生湯溪知縣延黙黙生長洲縣學生重采兩世皆以公貴

誥贈中大夫長蘆運使即公之祖若父也公諱某字某生而氣宇凝重甫就外傅屹然如成人凡巨公長者見之即推為國器順治五年舉於鄉越七年而及進士第為人寡言笑與人酬對終日其語一一可數或當訟訴紛挐輙不動聲色一言折之而定性和厚無町畦雖小

胥賤隸不輕鑴呵至事屬名教及大利害者必侃侃持論不得當不已故雖用詞臣起家而尤諳吏治所至不務赫赫名常歎曰好名之害甚於好利葢其為政有法大槩然也雷州值兵燹凋敝靖南王每歲發千金市豆輸納費繇雷民病之公力啓於王而免瀕海賊王占三據海東王之翰據海西名相聲援而實相忌公探得其情手書反覆諭占三占三感寤乃授計使圖之翰賊遂驚遁商舶誤入海港水師官將誣以為賊數邀公往視

公廉知之卒不往商以是得全浙中有無為邪教連及愚民百數公問告者何所為邪教也曰不食肉飲酒乃命人給杯酒臠肉飲食盡立散遣之大帥率師過杭索女妓千人有司白公公曰杭城安得妓千人即有亦不可與率僚屬往見曉以大義乃止榆林道駐神木縣所轄黄甫川一路有茶烟二稅民不能供力請於上官乞蠲免其額不可更請與鎮將議借撥市以贏餘補稅缺民困始蘇城外為蒙古部落駐牧地與民通市稍不平

即相關公悉心平其曲直部人皆感悅嘗出觀市爭以
潼酪獻公飲之盡器至去官多泣送者江右進賢縣購
叛人江德八不得其族有國八者名相近縣令執之以
緝獲聞國八不勝考掠自誣服公察其寃言於上官奏
釋之後竟捕得德八奸魁蕭贇元以偽劄誘人事敗逸
去連染數百人公諭之令擒贇元自贖由是悉得免為
按察二年所全活甚夥會有奸民詐稱旗兵以舟過村
聚取人財新例詐財與盜同罪舟人徐昱實不得財公

據律免死竟坐失出遂左降以去公資性敏決長於摘發迎見立解諸宿猾老蠹莫敢上下其間兩浙案牘填委公手定招稾所援法比一一精密又悉用楷書無行草者對巖先生往見公輙相慰藉公笑曰吾恐心力不盡不覺勞也故江右咸稱其平允長蘆鹽政大壞私販日滋而諸商習為豪奢浸以貧乏運使藉商人為囊槖具體亦益卑公奉職據法一無所撓於是始凜然聽命戶部議增引目公致書當事以竭澤焚林為喻覽者歎

服既不及大用其所施為未究凡見諸吏治者歷歷如此事父運使公嚴謹既貴猶侍立終日不少休迎養江右署中父遘疾衣不解帶者數十日體素豐碩居父喪至於骨立撫諸弟與其從子尤友愛無間假貸親黨視遇諸故人恩意甚備同縣侍讀諸公以事在理公方為編修力資其二女歸里衛經歷陳君卒於官親經紀其喪以還有少子未婚復助之俾受室居官廉謹自好苞苴拒不入門其遷榆林也貧不能治裝乃孑身行在長

蘆有東光令為蜚語所中幾不免公立救解之令執贄求見公峻卻曰吾保全賢令耳非私吾子也知者咸為之歎息居平不畜媵侍無聲色之好晚節築室數間雜植花竹於庭往往獨處其中書卷縱横凝塵滿席暮則一燈熒熒如老書生然歲時伏臘數偕親故會飲相與披豁情愫欣欣如也讀書過目不忘為古文詞典雅詩尤婉麗數經

御試必居高第而謙約不以文章自名故既卒而其稿

散逸者多矣對巖稱公與名流賦詩長篇險韻不假經營而自然清華舉坐皆蹷惜乎不及見也卒於康熙二十有六年某月某日以明年某月日葬享年六十有七配吳淑人子男子三長汝泌歲貢生銅陵縣學教諭次汝沆國子生次學源長洲縣學增廣生子女子三適諸生殷沆無為州學訓導顧嗣和諸生劉學洙又撫姪女一適國子生吳漢宗孫男六孫女十二曽孫男女六詳具對巖先生所撰狀中對巖與公同舉進士又同官翰

林其文章聲望高出琬上所叙公事行俱精核可信琬故仍其語稍删次之為誌且作銘曰

泰之初興淵源淮海居晁張間才學沛沛泰之繼興端敏實賢望重兩朝史冊爛然公偕族孫克光前烈回翔內翰聲譽相埒

天子眷公俾佐外臺匪推遠之將老公材一出不復命也誰咎宣力吏民有為有守暫詘獲信丞輔是期拂衣歸卧豈惟知幾公雖云亡令聞則久君子之澤奕世不

朽惟此歸山窂木千章宜爾子孫爾熾爾昌

特進光禄大夫提督陜西統轄漢兵兼管烏珍

超哈諳班章京世襲一等阿斯罕尼哈番又一

拖沙喇哈番李公墓誌銘

維李氏之世起家於遼其曰寧遠伯成梁者當前明神宗時治兵北邊嘗拓地數百里有子如松復繼起為大帥西平巴拜東援朝鮮前後事蹟備載舊史兩人者既皆名將而諸子弟往來行間亦各以武勇自奮故近代

推世將家必曰遼東李氏公即寧遠伯之四從孫也生而狀貌奇俊落落有才幹年二十四往游撫順外家會我

太祖兵破撫順公被執至費阿喇地遂隸正黄旗久之又破鐵嶺衞鐵嶺四埜皆甌脫公招集遼之遺民使各復故業

太祖奇公才授公拜搭拉布呼哈番又以禽間諜功進三等阿達哈哈番

我師之入大安口也公從下遵化
太宗即命公據守之無何永平灤州遷安皆歸於我四
城互犄角為聲援與明相持者數月天聰三年春明人
將謀恢復以全軍壓灤州而別遣將謝尚政等攻公以
牽制
我師日夜攢砲箭薄城公開城門力戰三卻之最後永
平灤州遷安諸將士皆拔師東歸而公城中火藥亦卒
被焚衆匈匈思潰公即號於衆曰若輩移足一步即殲

於此無匹馬騎輪返者矣盍從我計衆皆慴然受命公徐結陣引明官之降者四人以行而身自為殿既出關無一失亡者又别戰於次榆沱畝十一人獲舟五艘砲傷公頷不為動以功進一等阿達哈哈番尋命公任禮部左侍郎事當是時每旗以烏珍超哈二人理諸堡砦猶未設有牛禄甲喇章京也公所轄曰沙河堡曰燕郎砦遇歲饑公設法賑之所增壯丁數倍滿七載考

太宗深嘉歎焉
賜公玄狐裘一進三等阿斯罕尼哈番尋
命鎮蓋州
世祖入北京公從
豫王下潼關復從攻揚州破之招撫江北凡得十州縣
及還特
命公提督陝西通省漢兵兼管四旗烏珍超哈諳班章
京自順治七年以來

天子屢有事於諸大禮既郊祀
太祖再上
昭聖皇太后尊號推恩舊臣進公二等阿斯罕尼哈番繼
又進一等阿斯罕尼哈番繼又加一拖沙喇哈番皆予世
襲公任陝西八年而乞告以歸歸四年而薨春秋六十
有三陝西自李自成之亂創痍未復諸劫帥方羣聚蠭起
公一推心置人腹中秦人皆悅服公又以麾下無戰士
數出金錢募之不三月得士四千人歲時椎牛市酒犒

脅不絶然一有犯輙引軍法按治以故將吏爭效命諸劫帥中推北山郭君振耀州黄騎虎府谷王永强最劇公用便宜勦之遂次第就禽而急解散其餘黨三秦始大定至今士民謳歌之相率樹碑以表去思云嗚呼我

國家肇基東海奄有四方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麕集森列而公獨起家布衣致身佐命卒與寧遠伯之威名風釆異世相望三十餘年之間凡七改官階三膺

世爵紀功檔子本朝用薄版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毎數片輙用牛皮貫之謂之檔子

播之制誥與古人所賜丹書金劵何異中朝士大夫雅知公者爭用唐代英衛兩公相比擬以予綜核始末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康熙二年宮保公卜於六月某日葬公完縣檀山之原手具行狀來乞銘予按狀公諱思忠字葵陽其先朝鮮人明永樂中遷於遼東遂為鐵嶺衛人曾祖潤祖成功贈某官考如梴贈某官夫人佟氏子男六長榮祖任參領工部郎中娶宗室布延圖貝勒女次即宮保公蔭祖任湖廣總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娶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鑲紅旗都統祝公世胤女繼娶宗室內大臣色勒
孫女次顯祖任隨征江南左路總兵官都督同知世襲
一等阿斯哈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娶內大臣伯穆赫
倫女繼娶巴雅喇參領吳爾恪海女次耀祖任佐領刑
部員外郎娶大學士鮑公承先女皆佟夫人出次似祖
續祖尚幼側室趙氏出女三人長適參領佟國璽次適
伯都統石公廷柱男某佟夫人出次適浙江都司金公

國昆男某趙氏出孫男女十一人銘曰

隴西世族著望於秦蝯臂善射在漢不振桓桓英衛攀附龍鱗陰山熠武平壤勒勲亦有寧遠繄公先烈名盛三韓左律右鉞公也繼之遭時奮蹟介甲汗馬馳驟疆埸

文皇

章皇予嘉乃績圖像臺閣書伐簡册西土餘黎望公如歲公節往臨惠威並濟險阻榛蕪且闢且刈公曰旋歸

奏凱歆至赫赫我公永作前光生為干城歿侑明堂世
勳舊德是實難忘後嗣載之久而益昌
資政大夫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
哈番駐防京口協領加二級祖公墓誌銘
祖氏自我
太宗時知天意方眷
本朝率先歸附及
世祖定鼎諸旗所稱開

國佐
命之臣無慮數什伯輩而祖氏為最其子姓纓芾蟬聯
累世相望凡奉朝請守官次者甚夥或以文學著或以
武功顯其人率多雄駿磊落不羣之才非僅以世族巨
室雄視海内者也而吾府君又為最府君官京口三十
年從容坐鎮往往風流雅素有漢祭遵晉杜預之遺風
亟為士大夫所推重然其志鋭欲以功名報
國嘗見仲弟蘊玉公調援荆湘慨然語容曰吾祖孫父

子兄弟世荷殊寵雖捐軀糜踵亦分所應爾顧獨不得身與行間効汗馬搴旗之力以報其如

累朝厚恩何每中夜旁皇太息左右聞之亦無不感動者然而訖不得竟其志官止於協領年止於下壽抑何數奇不偶也悲夫府君諱光璽字白玉先世有豫州刺史逖為東晉中興名臣其别世居寧遠曾王父某某官王父某始隸正白旗累功至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父某亦世襲拜塔拉布哷哈番又一拖

沙喇哈番贈至資政大夫府君其長子也自幼穎敏甫就外傅即端坐覽書能默識以誦由官學生選授阜平知縣年未弱冠政蹟流傳遠近會王父告老以嫡孫去官襲世爵非其好也順治十一年遂以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補授佐領從征湖廣數出機宜以裨戎政軍中咸器重之越五年補參領佐大將軍率禁旅駐防京口越十有一年陞協領繼又以覃恩階資政大夫康熙二十七年某月日遘疾卒於任

距其生為天聰三年某月日享年六十配陳夫人禮部侍郎阿斯罕尼哈番某公之孫阿達哈哈番某公之女子男維耀候選知縣孫男三秉衡秉圭士元皆幼孫女二一在室一適候選知縣羅萬象府君材髙識朗尤長於理劇阜平地瘠民貧且當南北孔道四方多故奉命往來者日夜旁午府君入視文書出治厨傳處之裕如一切老猾夙蠹朿手不敢為姦椎埋惡少年亦歛跡遁去於是姜瓖之亂甫定餘孽猶竄伏畿輔乘間竊發邑人

數被其害府君聞警立率土兵奮身迎擊嘗有家丁陣歿諸從者洶洶思退府君徑叱騎前搏賊不為動賊由是畏府君威名相戒勿犯阜平合邑乃得以安吳三桂之為逆也府君以協領統江南所造戰艦往應荆湘軍興是時江湖間多盜率皆千百嘯聚與三桂相應和府君道次湖口盜方肆焚劫勢張甚官兵莫敢誰何或勸府君少留府君奮曰吾雖無征勦責然莫非王事向者以不得在行間為憾今見賊不擊可謂忠乎急麾所部

卒張帆而進砲聲大震繼以鼓噪湖水俱沸賊遂駭走衆服府君膽畧當駐防之暇留意文墨每論古人成敗事得失如身履其時喜結納知名之士間遇風日道美必偕賓從往遨江山間擊鮮釃酒笑談不倦儼然一儒生也至聞逆藩之變數張目掀髯義形色詞以爲常御兵嚴而有恩誡諭悍驕拊循老弱三十年之中士民幾不知有兵蓋京口介江海素稱東南重地自駐防以來蔽遮三吳俾海中逋逃不敢蹂躪内地此固大將軍之

功而府君亦與有勞焉居平尤以孝友著聞有同産幼弟為父所鍾愛最後弟病將革府君懼傷父心晨夕籲天願以己子代弟既夭則慟哭於私室揺手戒家人慎勿令吾父知也藴玉公與府君竝時防禦京口昆弟同官一方恩意彌切方藴玉公調往荆湘者八年府君為經理鞍騎甲仗糗粻日用之需饋運絶無虚月平居視從子如子視家人上下疏戚凡數千指如骨肉雅不問生産而喜周人之急凡來告者未嘗藉有無為辭負之

亦未嘗責報以故交游宗黨悉以府君為歸雖傾槖倒篋弗恤嗚呼信可謂賢也已府君之葬有日其孤介其友宋子聲求來乞銘予與祖氏有通門之誼而府君又大有勲績於吳遂不敢用衰老辭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云銘曰

列聖之興肇基遼海汔於

章皇電掃氛靄挺生元勲在祖有人糾糾桓桓為

國虎臣公則似之克紹前烈允文且武卓哉人傑維乃

祖乃父鑒於
皇衷俾爾嗣爵以最爾躬曰篤不忘翳忠若孝敉民治
軍於前有耀來鎮南徐屹然長城輕裘緩帶以儒將名
匪直才優其德實邁善積於家綿慶可待命也如何阸
位與年不有銘詩孰悉公賢

布政使司參政邱公墓誌銘

山陽之邱有布政使司參政晉封中大夫德峻府君者
故以耆德宿望見稱於時生子九人其仲寺副先生偕

其弟檢討君尤知名嘗版行其詩歌古文流傳近遠夙為四方士大夫所推服寺副與予同舉進士最後檢討亦與予同以薦舉入史館後先從其昆弟游者數年詩酒往來相得歡甚顧不及拜府君於牀下展子姓之誼以此為憾康熙二十四年予既里居府君適年八十寺副先生以書屬予敘其壽予病不果為明年秋府君遽捐館舍寺副衰絰踵門又以誌銘見屬予遂不敢復辭又明年來速銘曰葬有期矣乃為次其世系官爵事行

及其生卒子女之始末誌而銘之按狀府君諱俊孫字
顲之德峻其號也曽祖璪祖嵩世有隱德父麖以府君
貴累贈朝議大夫府君舉崇禎癸未科進士明年授戸
部主事兼兵部職方司主事督四鎮餉
王師下江南六合知縣曽某以違法誅疑其民且有變
將遣兵屠之會有薦公才者俾率遊擊王某以往府君
度六合民必無他駐兵十里外單騎至城下撫諭之父
老咸感泣出迓不戮一人而返尋権滸墅關明年司後

湖圖籍閲二年至京師改刑部歷官郎中覃恩加一級

廕一子入監讀書出知漢陽府以積穀有方實加一級

特擢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分守冀寧道非故例也由

是為忌者所中摭事誣劾府君聞之即日棄官歸里里

居凡三十餘年疾將革屏去醫藥不御諸子長跪以請

府君笑曰吾命懸於天藥何能為精爽至臨終不亂生

於前明萬歷丙午年八月初二日卒於康熙丙寅年十

月初六日壽八十有一歷官十五年所至皆著惠愛尤

長於聽訟或案牘未決堅坐堂皇上必事竟然後起凡屬邑以獄上者立斷遣之旅舍閒無留人鞫語悉口占手判不假羣吏吏雖老姦夙蠹但瑟縮奉行文書無敢骫法舞文以獄為市者其在六合也前知縣有婦繫獄婦妊將產府君惻然啓大將軍極言其無罪甫出獄而婦產一男聞者無不誦說太息在漢陽也既下車即誓城隍神曰守於事不明神相之不公神殛之楚俗好鬼而信禨祥府君下教徧毀諸淫祠獨修葺大禹后稷廟

以示民凡訊兩造輙為開陳義理往往悔悟泣下叩首解散是後有忿爭欲訟者父老止之曰奈何以細事重瀆我使君一疑獄十年不決府君質諸城隍神夜勘之各曲中其隱而府君以其事關閫闥也勘訖急引燭焚其卷於神前識者知有陰德云為人亢爽不畏强禦西南方用兵往來更戍者驛騷道上民疲於奔命府君調發應付雖束芻豆皆有程則絕不可干以私以故兵民慴服諸上官額外誅索一切不納或遣吏索藤牀府

君引吏入卧內示之所卧榻僅覆以版吏大驚馳去具以告上官始慭慭服民有寃抑疾苦必力請於上官不從不止或以是規府君府君歎曰民不堪命矣吾安能狥人喜怒乎故府君之歸也漢陽民泣送逾百里乃止晚而杜門讀書不復有進取意長吏俱不識其面間出遊阡陌間青鞵布襪府君不自知其貴人亦不復知府君為薦紳先生也雅喜周人之急諸故人子弟問遺殆無虛日其友愛殆出天性創建宗祠歲首聚拜春秋聚祀

其中有蕩名檢者則咸以夏楚有貧不能昏嫁者歲時
伏臘不能自給者則予以錢粟有差其素行如此信可
謂耆德宿望者矣配張氏累封淑人先府君十六年卒
葬三里塘之新阡長子象觀次象恒俱諸生早卒象升
順治乙未進士大理寺寺副前翰林院侍講象隨拔貢
生
御試博學宏詞翰林院檢討象益諸生俱張淑人出象
艮歲貢生候補訓導長庚殤同升如升俱國學生候補

序班俱側室管氏出長女適貢生王家植次適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候補理問尚玉弼詹生王裕德俱張淑人出次適國學生杜象昭諸生喬藎潘閥盛國學生陳模沈泙幼許諸生楊斐蒨俱管氏出孫男八孫女十曾孫一諸孫卜以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府君啓張淑人竁而合焉禮也嗟乎以府君之為人其獲享壽考宜矣顧涖官

興朝回翔中外者積有歲月而訖不獲大究其設施所

謂積德於身責報於天如符契之合者果安在哉克昌
厥後吾不能不深望於寺副檢討與其諸子弟也銘曰
淮亦楚望與江漢同卓哉府君淮人所宗學績而碩才
敏而雄致身
本朝言建事功追風篇雲譬若騏騄視天尺五詎難一
蹴入居郎舍出授民牧雖曰盤錯未展駿足中道忽蹶
何命之迍善刀而藏達哉府君有詩有書以勗後昆石
渠東觀相繼騰騫壽考令終永垂休問菤為停相士俱

執絅人定勝天斯言則信光厥遺緒後起振振

堯峯文鈔卷十一

堯峯文鈔卷十二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二共五首

前明吏部驗封司郎中曹公墓誌銘

順治初

王師渡江破金陵故明賢士大夫相率南奔往往崎嶇閩粤間思以功名自蓋然而門戸之禍益熾上不知兵下不用命文恬武嬉卒至土崩瓦解然後已具在行間

者或死於兵或死於盜賊水火僅而得免或竄入方袍黄冠之中其尤辛者則又感憤無聊或廬一廛田一區甘齏編氓以終君子論其世悲其志而竊歎其所遭之不辰不忍援亡國大夫之說苛繩其後也如侍郎公與公是已公諱元方姓曹氏字介皇别自號耘菴世居海鹽之淳風里父侍郎公諱履泰舉天啓中進士踰十八年為崇禎十六年公亦舉進士父子皆侃侃抗直不撓以才學竝著聲譽中朝爭推為東林黨人當金陵之破

也自京口至浙西無不望風內附侍郎公方以謫戍家居公亦棄常熟縣印歸省於家會淳風為亂兵所掠公父子蒼皇中各棄家散走公由閒道變姓名入閩乃得謁唐王於福州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累進驗封司郎中繼而侍郎公亦由海道至授太常少卿累升兵部右侍郎父子俱在列是時閩中恃大師鄭芝龍為重而芝龍桀驁至與閣臣抗禮出入呵殿聲擬於蹕其視唐王蔑如也由是唐王君臣積與相猜恨竟殺其所善都督

陳謙公逆策國事將敗乞視師江上乃加御史銜賫白金五十兩而遣之公僅抵浦城而江上潰兵突至遂縋城竄走山谷匿僧舍中侍郎公乃從唐王趨贛州中道傳

王師至土豪將縛侍郎公以降急投身崖石下斃而復蘇亦與卧僧舍中其地距浦城踰數百里公聞之懼侍郎公不免急號呼訪求凡間關亂兵間者若干日父子始復相見迎至浦城侍郎公以病先返故里而公獨滯

留僧舍明年夏甫歸渡錢唐而丁侍郎公艱矣於是淳
風故廬已毁里中交親無藉及市井惡少年爭洶洶攘
臂視公為奇貨所以挾持虛喝者萬端公屹不動然其
家遂破挈母夫人及妻子寄食旅舍中久之事定始卜
硤石村葺東山草堂以居杜門讀書賦詩暇則挾杖娶
遨山水如是者三十年最後縣官慕公歎曰此先朝遺
老也延為鄉飲大賓公力辭不可得識者咸以為允享
年八十有二卒於草堂之正寢公少有至性尤重名節

敦尚氣誼侍郎公在崇禎朝以給事中言事忤大閹王永祚羅織下刑部獄公為諸生蒲伏數千里入視醫藥於獄中為摩創吮血日夜目不交睫出則囚服叩首控訴諸公卿之門流涕被面見者悉矜其寃侍郎公慮公為邏者所獲公曰兒萬死不憾侍郎公竟以讁戍得脫捬公語所知曰此吾克家子也微此子吾不望生還矣及金陵建都公居選人中先是閣臣馬士英後先與侍郎公俱繫獄相親厚視公如子姓至是擅政有薦公署

職方事者旨已下矣士英覬公往謁且欲借以徳公公訖不往上疏言願得循分守外吏語侵士英士英怒遂授常熟知縣以去其居平氣節如此公為宋忠靖公勛之後勛扈髙宗南渡其裔孫始徙著海鹽曽祖某祖某萬歴中舉人羅山知縣以侍郎公貴歴贈太常少卿侍郎公之葬也故史官吳先生太冲為之誌其文典貿可誦今諸孤卜於某年月日葬公大河堰之原以誌銘屬琬謹按公自撰年譜及侍郎公誌采掇其出處大節與

侍郎公牽連書之以信後世至於行狀所述猥瑣不當書者俱不及載云娶陳宜人子男二人三德康熙丁巳舉人三才廩貢生皆側出女二人適諸生沈聖祥陳宜人出適監生王子頲亦側出孫男四人孫女二人銘曰維明之季勢傾莫支噫小朝廷僅延歲時雖有君子亦奚能為猗與曹公才大未施脫身兵燹晚卜幽棲峽石之麓可讀可犁可觴可詠可詒後嗣碩果不食天若祐之壽考令終如公則希河堰之濱神爽來依偕侍郎公

九原相隨琢詞於石不磨是期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加二級鄉飲大賓

繆公墓誌銘

自我

世祖定鼎以來

國家舉行

臨軒策士之典凡十有三而以第一人及第者吾郡獨

居其五海內傳為盛事中間有太公與太夫人皆無恙

能享其子之禄而屢受
天子貤封之錫者惟學士徐公肅侍講繆歌起兩先生
之家為然侍講尊甫蘇書公尤老壽侍講既第公數遨
娶自得居則有亭池華木之勝游則有山川泉石之娛
日夜偕故人賓從與夫鄉里之老談笑偃仰於尊罍壺
矢之間肥脆之味不絕於口絲竹謳歌之音不絕於耳
加以
命詞寵章後先疊至門庭之盛鮮與為儷如是凡十年

而公始歿古之洪範傳凡謂五福者庶幾其悉有之吳中之人皆知侍講之孝養其親顧不知公之勸飭指誨所以勉侍講於成者惓惓備至蓋訖暮年而後能盡食其報也公諱慧隆字子京蘇書其别號也先世自常熟遷於府城故今為吳縣人曾祖憲祖天秩並贈布政使司右參政考國維萬歷辛丑進士歷任貴州右參政而歿嘗平蠻寇安邦彥之亂功載前史妣蘇氏徐氏皆恭人生母齊氏公為諸生不尚虛名亦不屑屑章句行文

不屬稾頃刻數千言可就諸老儒皆遜避之當勝國之末公愀然意有所不愜輙棄去舉子業惟以課督侍講為務於是延予友宋子既庭館於家是時既庭方與公之弟子長先生以文章雄吳下名聲相埒予既善既庭而予季南書復受業其門數人者晨夕侍講讀書之舍數用文學相淬礪公每肅予輩入必具酒炙示慇勤未嘗以丈人行自抗也嗣後侍講學益進聞望亦益重四方鉅公貴人及知名之士舟車造門者相望公必率侍

講逑勞其間身自備賔主之禮其遇單寒者則折節慰藉尤有加焉雖甚煩費亦不怠以中止故侍講訖成通儒而最後遂受

天子非常之知特簡之以魁多士皆公善教其子致之也侍講既第親故動色相賀公不色喜詒書戒之曰若何以不愧科名惟安分不躁進勤學不曠職則忠孝俱在是矣侍講内艱服闋公趣之入朝侍講念公老矣故為事遷延其期公大愠曰忠即孝也方

國家多事宜若從容内顧時乎立遣治裝以行久之侍講又將請告祝公七十壽公復詒書報之曰吾彊健善飯毋庸若歸養為也葢其始終勉勵侍講者若此然則公之優游暮年以忘其老以遂其志食侍講孝養之報而享有此五福者夫豈偶然哉公性坦直不設城府數好周人之急雖名為貴公子而弱冠孤露即能以一身楷柱其間屢思慕參政公悉叙次歷官政績走數千里外請祀於閩於浙於黔吳人至今稱公孝云公享年七

十積封至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加二級配王宜人文恪公鏊五世孫也先公七年卒前禮部尚書宛平王敬哉先生銘其墓子男一人彤即侍講也女子子一人適諸生顧瑞書孫男一人祖齡尚幼孫女七人皆配名族宜人之葬也墓在吳縣鄧尉山之麓至是奉公柩往合焉實康熙十六年十二月某日也予自病假歸里杜門無賓客公獨再詣予苕華書屋握手勞問如平生歡且辱有奬借之語故侍講屬予銘予不敢辭銘曰

溯繆之興由東漢晉代有顯聞爰及參政參政勑蹟實於吳門服勤王事以啓後人公載其美播之堂之如彼鵷鸞宜奮而飛不在於躬在其哲嗣章服煌煌安受帝祉維績之豐維報之隆藏是玄室壽考令終

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桂平道徐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六年三月貴陽徐寧菴先生卒於江寧之寓舍訃至吳門門人沈某汪某既各為位以哭其年九月

將卜葬蔡家山之先塋諸門人前期會葬江寧孤時成拜且泣曰襄事有日矣維是墓隧之石既具而其辭未立其何以不朽先君而釋諸孤之罪戾於無窮乎既又告琬曰吾子尤以文學為先君所知是吾子之責也琬固讓不獲始敢序先生族里官次治行之實為誌而繼之以銘先生諱某字致公寧菴其別號也先世居彭城明初有從征貴州者以軍功世授千夫長遂家焉曽祖廸吉祖講平原學教諭考鄉伯累官四川布政使司右

參議先生少聰頴參議公用御史廵按山西歸陳其車服器玩於庭直可千金召先生視之曰此稽古之效也孺子欲之乎先生稍一寓目若不屑意也參議公益奇愛先生稍長閉戶力學博知古今不專尚經生業參議公為御史時始挈家僑於南京即今之江寧府也公間一歸視其家先生必侍側凡議論聞見得諸家庭尤多江寧宿儒前進皆折輩行與交前明崇禎中舉貴州鄉試踰十五年舉順治己丑進士選内翰林庶吉士授祕

書院檢討充乙未會試同考官出為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遷廣西左參政分守桂平道未之任而河南巡按御史以私憾銜先生遂為所中至落職而總河與巡撫者爭上疏直其寃甫得白會江南奏銷案起以非辜被株累者凡數萬人先生與焉於是不復言出矣先生在翰林數論事且請譯大學衍義進講

天子器而重之欲試以吏事適有內外參用之

旨遂擢先生治河是時文學侍從之臣出為外僚如先

生比者未久輒復名用至卿貳貴顯而先生竟不復名是後

世祖晏駕遂坎壈以終此可為先生惜者也當先生之治河也河決方急悉屏去騶從或乘小舸或策單騎日夜奔走數十百里往來護視雖大風疾雨不少止有勞先生者先生慨然曰職分宜然吾敢愛一軀使吾民飄流蕩析乎為人敏決所持策多出他人上每秋冬之間下令開濬某所修築某某所衆初不喻也既而卒賴以無

敗事於是始大服守職公廉不肎以一錢入私槖先是河工歲費至白金累數十萬民間供役率騷然煩怨先生嚴於估計調發一切諸宿弊悉格不行雖豪猾吏亦相顧縮手不敢為欺所上奏銷冊歲不過數千金閒興大工亦減舊費什之八九而功力雄固倍於往時吏民赴役無敢後期者上官始猶以儒者易先生既旁睨其所為遂相倚如左右手益無不歎先生之才之足恃而知其學之通於世用也故既中巡按御史讒卒相與力

爭而白之先生性醇謹與人交無疾言遽色晚歲益務為沉深人莫能闚其際家居十餘年未嘗以事干謁有司官於江寧者幾莫識先生面素食補衣怡然自適也享年六十有七配劉孺人子男三人長時成江寧附學生次時亮時敏孫女二人皆幼先生始宦京師與同年曹厚菴先生友善所以切劘底厲甚至其學研極性命而尤詳求經世有用之術琬初第時謁先生於邸舍請問為學之要先生曰昔孔子於易乾卦即發明誠之一

言以是傳諸曾子則曰誠意曾子傳諸子思以訖孟子則又皆曰誠身誠其可終身行者乎又問求誠從何始先生曰先儒有言自不妄語始琬至今誦之不敢忘然則充先生之學使得與曹先生皆大顯於朝左推右挽其勲業規模當何如也顧曹先生既蚤歿而先生亦位與學不副不能大究其所施設其見諸官政者屢屢緒餘而已如琬所叙是也此非先生之不幸而實可為

國家惜者也琬剸門牆之末二十餘年矣氣昏質駑既不足以盡達先生之緼雖數用文字見役於人然筆力衰薾又不足以發幽闡微而暴揚先生所學於當世宜其執筆逡巡而有愧心也夫乃作銘曰

誠以持己誠以事君先生之學先儒是遵宜公與卿而卒不振德則多有惟命之屯大江之滸牛首之側土厚水深龜卜墨食永藏於兹不崩不蝕俾而子孫世逢其吉

朝議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

加三級方公墓誌銘

康熙十六年冬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以疾歿於位闔治聞者自士大夫以下至於委巷老稚無不慟哭失聲及明年春喪行遮道號呼拜送者數十里不絕公子共樞旣免喪以事至吳舟過閶胥兩門父老爭拾攜往觀或太息泣下相告曰見公子猶見我公也其明年公子復至聚觀如初其泣下者亦如初嗟乎公何以得此

於民哉葢吳人入
本朝以來甫脫兵火即旱潦疾癘之災無歲不有十室
九空蕭然愁歎而為有司者不思覆露拊循之術方挾
興大役以朘其生而摧其力獨公用清静無事為治順
民之欲與之休息故與頌悉歸於公予嘗論之吳人所
患如病羸者然神耗氣衰雖峻補猶虞其不任况可益
以苦寒刻削之劑乎是宜節其起居調其衣服飲食然
後可以稍延公能得此意以治民民既翕然悅服而又

惜其設施未竟也儻天假之齡俾得建牙開府於江淮
之間以宣布
朝廷德化不當大有造於吾吳與然則公之歿也豈惟
公之不幸直吳人之不幸已公諱國棟字干霄別自號
艾賢先世居浙之德清後徙順天明太師文端公從哲
從子也六世祖允及高祖華曾祖天叙皆贈少師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祖希哲縣學生私謚恬節先生考
士淳以文端公蔭歷官至饒州太守公讀書明敏過人

十歲善屬文順治初與伯兄皆以諸生舉於鄉伯兄既擬進士而公連不得志於禮闈遂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教進博士丁饒州公艱服闋補故官遷刑部江南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巨寇鄧耀盤踞海島中時時出沒剽掠為雷廉患公請諸制府集兵三千分五路以行而躬總其節制繼又慮賊之他䠥也急檄鄰道及安南國王各出兵分搤要害耀遂受擒招徠餘黨所全活數千

人廉人爭感公德刻主於名宦祠生尸祝焉遷整飭寧武兵備參議久之以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公屢官監司率在兵戈俶擾中更事多矣及涖蘇蘇居江浙舟車之衝視他道尤劇而又值

王師有事於閩粵羽書旁午芻茭糗糧之需猝不及辦有司皆惴恐公素具成筭從容指揮咸中肎綮軍興賴以無乏之而民間晏然若不知有兵者未幾而採木之役起疾驅入宜興深山中晝夜督視以勞遘疾而歸踰三

月歿是歲十一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公頎然長身問學淹雅工詩喜書而於奕尤入能品與人交不翕翕熱亦不落落凉雖接布衣下士未嘗有疾言傲色歷官三十餘年補衣糲飯絶無聲色攲飲之好約束胥吏往往皆重足立而撫視士民則藹然具有恩意尤耿介自守不為禍福利害所揺終其身如一也雷廉諸富人被賊誣後先株連下獄公察其寃力爭於制府前悉脫其械而出之諸富人念無以報裒白金數千兩壽公公大

駭曰吾憫若無辜耳若奈何以此汚我卒卻不受中朝貴人遣卒伶入吳伶故吳中無賴子里人屏不齒者也至是怙勢恣為姦利有司以貴人故爭折節下之至與揖讓行鈞禮公獨不少屈伶又以非法干請亦不聽或勸公盍稍委曲為一官計乎卒峻拒不可伶大怒去然亦不能毫毛有加於公也由此聲望益大重喪歸之次年卜葬於大興縣方家莊祖塋之次元配賈恭人前卒遂祔葬焉子男一人辰即共樞例監生娶徐氏側室葉

孺人出也女一人殤賈恭人出也共樞好學而有文所娶為太僕卿武進徐君某女故數往還吳中其始至也實來徵銘且曰知公者莫子若也予惟前此請告十年適當公治吳時公嘗以微言動予曰何以教之予正色曰昔漢杜密家居每多所陳託而劉季林以閉門埽軌稱清高士頗為密所譏評然黨事之興季林竟免使君將使某為密乎抑寧為季林也公笑而頷之故其相知最深不可以不銘銘曰

鼎鼎鉅族文端基之碩儒循吏惟公繼之公來吳吳人惶惶及公至止歌舞康莊仁以矜物廉以律躬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吳人思公瞻望公子餘慶綿綿是續是似

湖廣湖南布政使于公墓誌銘

公姓于氏朋舉其諱襄于其字而念劬其自號也于之族稱金壇巨室先世有累官都御史諱湛者公之七世祖也恩貢生諱玉鳴者大王父也貴縣教諭贈布政使

諱之鏞者王父也累贈至布政使諱泉者父也前夫人其元配也子五女六星煥星燦星炳皆太學生與星燿星炯則公之子也候選州同姜伊鄉進士張恕可太學生徐時成李肇軫吳遠立與王緝馨則公之女夫也公舉順治六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越五年奉旨外陞遂除分巡睢陳道按察司副使遷福寧道布政使司參政四川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外艱服闋補湖廣湖南布政使此公所歷之官也自文林郎至通政大

夫此公所積之階也其在睢陳嘗自署其廳事曰無求於吏吏自察不擾於民民自安其為政大指如此會公婦翁剚公具惇知郾城縣縣故公之屬也一昔盜踰城劫庫𢇁殺縣官去闔城士民洶洶謂城將受屠公聞變即間道馳至諭以無恐且勑縣吏閉城門已而營將果統兵抵城下公拒不聽入營將怒訴諸總督總督名公詰責公曰縣官於某為舅甥某顧不欲甘心是盜乎然奈何株牽平民俾以非辜被禍總督大悟未幾而獲盜

他所最後補湖南由京師取道郾城郾人喜相告曰是前活我于使君耶空一縣遮道迎送凡數十里不絶其在福寧甫抵任而興化兵譁事起興化瀕海協鎮官部卒皆羣盜受撫者也適有材官辱張給事僕為給事所訟鎮將撻材官數十衆卒大憤相率入給事家毀其門戶什器將殺給事急走竄以免衆遂欲脅鎮將為亂會其將已潛行入會城既不得逞乃縊死被撻者復譟入給事家誣其僕殺人公先廉得首惡數輩因集文武諸

官會鞫即擒首惡者縛階下於是健兒帶劒方林立咸瞋目悖悖有不平意公從容呼首惡語之曰軍法士在伍惟將之聽令若曹乃敢挺而譁以至殺人罪不赦顧吾新下車且奉上官指念若曹約束無素止用殺人律從事則罪有專坐於若曹何如衆始泥首言殺人者張氏僕也公叱之曰若曹氣餤何等視張僕直俎上肉耳彼顧能於千百健兒中奪一人縊之耶更名被縊者妻及其家廝養童訊之俱吐實遂按首從三人寘諸法而

釋其餘於是軍民以安是日徼公幾至大變泉州提督官剿海盜盜或逸入興化界鎮將擒數百人將悉僇之公視其嘗薙髮者則曰此良民被陷也法當宥有年少者則曰童稚何知又當宥所全活甚夥漳州與海中厦門相望號要地

國家既遣固山額真統兵營會城備應援而額真别遣梅勒分畨駐漳以守歲凡四易兵馬往返七百餘里輒檄民夫供役多至三四千人其人荷重踰險或受鞭箠

或若饑羸墜崖以死者相繼公憫之言於總督請駐防
者毋踐更總督曰不可公曰然則展其瓜期可乎乃議
展歲四易者為再易蓋自此始其在湖南湖南人甫脫
兵火卒不聊生公一切休息之每見司中胥吏猥濫踰
數百人歎曰湖南百姓皆鶉衣鵠面而此曹子鮮衣張
蓋縱横市井閒何所取之悉下令汰去止留謹厚者數
十人俾供文書而已數為上官力言士民利病暨有司
賢不肖狀上官絕不省且疑其立異有所詠責公又槩

置不應積與巡撫者忤竟以事中傷公得
旨鐫二級調用公未歸而巡撫亦遂以貪殘獲罪士民
咸快巡撫而惜公無不相顧歎息者公故以廉慎知名
其去睢陳也將渡洪澤湖榜人慮舟輕不敢前因舁岸
旁巨石以實舟公笑曰惜此石差頑耳不然即陸鬱林
故事矣福建總督李公某亦嘗曰在地方不愛錢者惟
我與于參政耳此公涖官之大凡也公少喪妣馮贈翁
引至殯所誡曰汝母僅生汝儻不讀書自力母在棺中

日不瞑也公既受命則又曰俟汝有立而後葬汝母及公以檢討謁告始葬馮太夫人於西墳如贈翁言晚歲公屬諸子曰異時必葬我太夫人側其事繼母張尤謹病將革慮遺張太夫人憂數力疾往問起居事諸父及拊幼弟皆孝友無閒言此公居家之大凡也公享年五十有六以某月日卜葬縣之某鄉某原距馮太夫人墓若干步從公志也將葬公之冢君星煥已早世其來請銘者次君星燦而介之以請者徐君時成也銘曰

學優入官惟古之制後世不然學與政貳表表于公國之偉器起家文儒乃諳吏治

帝曰往哉汝學既邃汝佐汝長試汝政事遂歷五藩不敢告瘁所去見思咸懷其惠修途方軌胡然中躓所學什百施未一二壯年歸休韜此鋒鋭積此趾美用詒來嗣惟爾嗣人既有既似活千人者厥封可侯巍巍新阡宰木森然詩以章之億萬斯年

堯峯文鈔卷十二

堯峯文鈔卷十三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三共五首

彭貽令先生墓誌銘

吾吳有隱逸之君子三人焉曰彭先生諱行先字務敏一字貽令與其友鄭舉人士敬金秀才俊明年齒畧相若雖未及從宦顧皆以鉅人長德見推於士大夫三人者歲時過從鬚眉皓然相與討論文史揚扢翰墨杯酒

豆肉談笑移日見者羨以為神仙中人也既而鄭金兩先生相繼物故獨先生歸然老壽以是尤著聲望故尚書睢州湯公嘗開府吳中每月吉讀法必命有司延致先生以為重先生稱老病固辭及湯公還朝入見天子下訪吾吳人物公即首舉先生姓名以對他若總督潼川王公學使者吉水李公亦悉遣使齎書幣候問起居不絶然先生率引分瑟縮不敢輕往報謁也於是先生之從子瓏瓏之子司業定求相踵取進士司業既

以第一人及第最後先生之孫孫編修寧求復以及第
第三人入翰林家門鼎貴賀者填里閭先生顧愀然曰
吾家遭遇若此吾子姓其何以圖報益恂恂退讓日夕
鍵戶悉謝賔客干請間出游城市布袍椶屨以一老蒼
頭自隨絕不盛軒輿傔從相銜屬也康熙二十八年某
月日以疾終於家是歲某月日將葬諸孫以司業所撰
事狀授琬曰願為銘琬按彭之先故居臨江自明初以
義旅歸附隸籍蘇州衛遂家長洲踰數傳而有諱時者

隱居不仕以大耋終於先生為曽王父生嘉靖辛酉舉人天秩天秩生先生之考萬歷丙辰進士汝諧釋褐甫逾月而客終京邸先生年未弱冠隨伯兄蒲伏數千里護其喪歸哀毀無不中節識者稱其為遠大之器既補諸生所師友悉知名士磨礲浸灌發為文章鋭欲借科第自奮而會友人以場屋事被訐其人與先生雅故陰援先生為左證兾以觧免而先生實不之知也遂牽連見褫或諷先生訟諸官先生歎曰功名細事耳奈何𧸘

人家聲俾蒙玷辱乎乃走京師上書闕下以自雪然始
終未嘗歸獄其友也有旨還先生於學宮士大夫咸以
為異數而滋推先生長者先生既坎坷摧抑自是亦不
復思奮於舉子業矣明季用拔貢生謁選考授知縣見
國事寖以不支竟棄官還隱故里教授生徒藉以自給
者逾四十年編修所由成名者亦先生親訓督之使然
也先生內行完潔事兄若嫂以敬育兄之遺孤子以恩
當昆季晰産所晰有無厚薄槩置不訾省與人交醇謹

無他腸雅善書法暇即簾閣據几力撫晉唐諸家莫不酷似貧不能購書數借人書手自校讐繕録日課數十帋錯置巾衍中時時繙閱不倦尤習前明典故每對知交必據故家遺老流風佚事娓娓抵掌以為常疾將革預尅期日屏去食飲湯藥至期翛然而逝春秋九十有二明亡以來吾吳之逸民未有康寧壽考髙朗令終如先生者也先生殁而老成之典型於是乎凋落殆盡矣當先生之年六十餘也躬營壽藏於東吳鄉祀字圩之

原乞鄭先生誌其壙而金先生書之於石誌中述先生
之言以為持情必平處物必恕加恩於人所不知施德
於衆所不報其自叙云爾知先生者謂之實録云娶顔
孺人先先生卒春秋七十有七已前葬矣至是諸孫奉
先生柩合焉子六人三男三女曰珮府學生曰瑱早卒
贈翰林院編修曰球長洲學生壻曰諸生陸嘗吉曰朱
有孝曰諸生程棣孫十一人曰予繡予綬寧求寶求宏
求志求思對廣益思光思毅錫光寧求為康熙壬戌科

進士第三人官編修宏求為府學生孫女六人曽孫男女十有五人先生長於琬二十餘歲琬之少也猶及見鄭先生顧以久宦京師不及從之游金先生之歿且葬也則琬為之銘至於先生由進士公而下與汪氏講通門之好者凡四世矣况以先生之名德尤為琬所敬事此太史公所謂欣慕執鞭者也後生晚進幸得以文字受先生役其何敢辭故遂諾諸孫之請銘曰

彭之始兮鼻祖鏗維老壽兮迄今傳遠苗裔兮趨其光

猗先生兮名德全文若獻兮儀後賢福曰五兮躬有四
雖不富兮非所冀子之子兮登貴仕身則尊兮德彌懿
儼宿儒兮與寒士甘寂寞兮鎮浮譁善之積兮慶靡涯
制書褒兮光且華玓寵錫兮來
天家儆斯刻兮知非夸

前明兵科右給事中吳公墓誌銘

故兵科給事中吳公既殁之十有一年諸子卜葬於長
洲金鵞鄉之誠字圩又十有一年其配顧儒人卒越明

年諸子將奉其柩與公合兆公之葬也未及具石以銘至是持某所撰行狀問銘於琬琬之祖妣湯太君視孺人為姪孺人蓋琬重表姑也吳汪又有通家之好公季子又從琬游故琬不得辭按吳之譜曰周泰伯後裔由泰伯至今二千餘年屢徙不離於吳大王父滔贈襄陽知縣王父之佳以進士累官都給事中萬歷中與同官合疏請豫教皇太子忤旨削籍歿贈太僕少卿父承科以公貴贈戶科給事中公諱適字幼洪晚值明亡自稱

南國廢人早歲敏妙下筆成文章贈翁器之曰此兒頗類乃祖中崇禎十年進士釋褐衢州推官以卓異徵甫去任而福王立南京入除戶科給事中內閣馬士英遣人致殷勤於公公弗報也於是士英擅政力援逆案中阮大鋮使掌樞柄共招致羣小謀盡逐東林黨人而武臣如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之屬皆與表裏相唱和尚書張公慎言爭之不能得引疾去閣臣姜公曰廣都御史劉公宗周復相繼去公意憤激極言老臣淪

弃可惜因請申明祖制以清議專歸言官不報未幾公兼辦吏科事趙之龍疏薦前少卿陳爾翼爾翼亦在逆案中得旨起用公業鈔駁之矣之龍復疏辨公遂斥之龍畧謂祖制惟科臣與司封駁未聞以勳爵參者爾翼嘗稱魏忠賢用命而薦崔呈秀為本兵夫以諂魏逆者為公道假魏逆而在亦必昭雪而後可以薦崔逆者為公道假崔逆而在亦必推用而後可若一經勳臣條列無論是否即登啟事則科臣封駁與銓臣甄别俱可罷

而不設是悖旨自雄而弁髦故制也疏入羣小恨公刺
骨其明年進兵科右而總兵官寧南侯左良玉方與馬
阮交惡舉兵楚武昌以叛以清君側為名初公之在衢
也蔡奕琛嘗以貪緣事發覺上官檄公偕他推官會勘
公執法無所屈奕琛坐是得罪南渡初名為吏部右侍
郎或勸公往謝公故不往奕琛深銜公及居内閣思因
事中傷之公疏薦侍郎楊鶚可仍撫荆襄且言鶚與鎮
臣良玉忼慨同仇共矢夾輔云云奕琛摘其語票旨嚴

加詰責已而良玉兵起即暴死軍中其子夢庚代將連艘二百餘里破九江安慶諸府京師未知良玉之死也中外大震九卿諸御史爭上疏請討良玉科中公疏獨中止不果上羣小益疑出公意會士英遣私人方國安統兵往禦良玉於江中國安顧焚銅陵掠南陵所至人皆嬰城固守公詗知之中夜起草疏劾國安罪當斬并及鎮臣牟文綬劫掠狀或沮公曰君休矣言之何益直促禍耳不聽奕琛果票旨責公沮撓國安軍又白露章

劾公誣以黨逆下錦衣衛獄羣小必欲殺公以快故憾
御史張孫振遂言公東林後勁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
之誅獄由是益急公亦自分必死纔逾月南京失守始
脫身歸奉其母徐太孺人避地邨舍中
皇清順治三年巡按御史用地方人材薦非公志也不
得已遷延行至中途而返凡杜門却埽者十有七年太
孺人壽終哀毀骨立以不勝喪卒享年五十公為人公
廉強直在科中僅數月所上章奏二十餘悉關宗社存

亡東南利病至於是是非非尤激切言之不肯媕䆉骫骳取合權要故深為小人所忌其得不死者幸矣雖然公即死亦何愧之有彼小人者豈遂能不死哉配申氏贈孺人再室以顧氏封孺人其先有太僕卿諱存仁者世宗朝為名諫官即顧孺人高祖也孺人自公諸生時故以勤儉佐公起其家公方下獄合門駭懼孺人摇手戒家人勿令太孺人知晨夕拭淚定省無幾微見顏面葢其孝謹類此公之既歿能力持家政而縱諸子於學

俾皆致有成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五人瞻康熙癸丑科進士誧殤詵廩例太學生諟乙卯科順天舉人誦太學生即從琬游者也女五人長適諸生申岳米次適申祖琦次殤次適候補中書舍人錢廷欽次適貢生李綿初孫男十一人女四人曾孫男女若干人長女申出也申孺人前從葬贈翁墓左故不祔公與其祖太僕公後先俱以直言顯名又俱以諫官終符贈翁之言吳人謂贈翁知子云銘曰

善覘國者覘人有無苟無人焉其國將墟明之季世蠅營蜩沸肆言鉤黨清流喪氣公也侃侃枝之梧之棟榱崩折勢莫能支幅巾布袍言旋三徑訖為遺老名高節勁浮圖雙峙野水環流穵木鬱蒼公歸斯即乘雲駕霓風雨下上公靈儼然百世所仰

貞憲先生墓誌銘

嘉定侯先生研德之殁也其友宋先輩既庭聞之為位以哭且往弔具孤集先生故人門下士語之曰按謚法

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今先生當家國破亡之餘顧能履艱出險以無墜其先緒可不謂貞乎修身立言以無忘其師學可不謂憲乎盍以貞憲易先生名衆皆曰然因作謚議之文奠告殯所由是學者稱貞憲先生將葬其孤來乞誌若銘予與既庭皆交先生久既庭既議其謚矣予故不敢辭乃為誌而銘之誌曰先生諱泓字研德晚更諱涵別自號掌亭有諱堯封者累官福建右參政先生高祖也祖諱震暘萬歷中進士累官吏

科給事中以抗疏忤魏忠賢削籍卒贈太常少卿祖妣
龔太孺人生三子其長子曰峒曽天啓中進士官至左
通政明亡以城陷不屈死其季子曰岐曽太學生後通
政公二年亦坐事累死是即先生考也先生少補諸生
與伯仲及羣從受經陶菴黄先生之門竝有文章聲譽
而先生最為陶菴所引重
王師下江南通政太學兩公既後先殉國太恭人亦及
於難而上官又有没通政公遺産及名捕公幼子瀞之

令相繼下縣是時戾氏禍患踵至死喪狼籍而官吏且絡繹交馳於門親知相率竄其他株連鉤引者尤衆計莫知所出先生兄弟合羣從僅六人仲兄前夭兩從兄又皆從其父死伯兄又挾從弟瀞亡命惟先生在耳顧以獨力撐拄其間上應官府符檄次謀殯殮次拊孤寡益瀕於死者數矣其室孫孺人病垂革先生亦不暇恤也有司捕瀞不獲遂執先生應命上官訹以好語脅以嚴刑俾具白瀞蹤跡先生慨然力辨不少動久然後

得釋而羣無藉畀睨族氏者猶乘間思擠之先生懼終不免乃攜家走他縣匿村落中無恒居凡三年而始遷郡城又三年而歸故里伯兄亦歸相與經理太學公故産則僅餘十之一矣性尤友愛析産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置不較也守仲兄遺腹子思勝於已出子殤哭之過時而悲故有嘔血疾至是益甚以逮於殁享年四十有五先生頎然長身其面上豐下削丰采偉然自少博覽強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至天文地理

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好從鄉先生討論天下大事每豫揣事後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太學公方負盛名四方賢公貴卿訖諸名士造門登堂者彌日夜不絶一見先生輙呼為小友晩而定交於子子少先生四歲先生以弟畜之予尤嚴憚不敢以雁行進也其論學則悉本大學致知格物之說以為物不格而遽談主静則遇事不無溷濁若遽談主敬則用力不無斷續此皆未徹乎其原雖有積累往往能處常而不能處變

能獨善而不能兼善也論文則用孟子一書為宗以為讀孟子而恍然悟其所以為文者然後知事理象數變易吾前者莫非是物引而出之汩汩乎其來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奇正隱顯起伏闔闢隨吾意之卷舒而未嘗有一成者也是故吾無常師能驅使古人而不受古人所驅使論詩則欲别裁偽體而極之自得以為茍自得之師心可也法古可也茍無自得法古非也師心亦非也以是先生於詩絶不茍作或一日數篇或經月不

得一篇平生所著掌亭集凡若干卷玉臺金鏡文一卷
益自陶菴歿而先生繼之諸儒稱能得師傳者必首推
先生云元配孫孺人巡撫都御史諱元化女有賢行以
哭祖姑龔太恭人膓太學公毀卒繼章孺人知縣諱簡
女又繼莫孺人子三長開國監貢生出嗣仲父後次棠
縣學生次萊出嗣伯父後女一殤某年月日卜葬於某
鄉某原距先生歿若干年矣銘曰
先生著述絕塵而奔有如海濤澎湃揭天復如震霆晦

寘轟擊倐焉止霽雲澂水寂才與學充氣又如之惜遭艱貞細大莫施苟其施之功建名立命也如何訖於潛蟄魁壘輪囷悉寓斯文讀其遺書想見其人

戻記原墓誌銘

嘉定前左通政戻公峒曽既以城陷不屈死其子演潔皆從死已其弟太學公又以事被執太學冢子秬園府君與通政公幼子瀞適在他所故不及於禍不移日而名捕瀞之令下君不暇顧家竟挾瀞以逃達於支硎之

中峯訛言追者將至瀞大懼欲歸就死君持之泣曰不可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立遣瀞而身自登小舟攜酒痛飲解其腰間金以與舟人揮之去乃大書瀞姓名於衣襟殆徧躍入水自分必死矣會有泅而拯之者出水良久始甦土人詢知其故歎曰此忠義家也盡留故衣水次倘有追者當以示之紿令求尸水中耳君從其言易服夜走吳山有老僧薙君髮更其名一正授以盋曰汝勿留此吾誓不汝泄也復至中峯

中峯僧匿之而瀞亦薙髮亡命間道渡江匿於揚之天寧寺矣事甫定君母弟掌亭先生迹知在所遣書勸君還君乃謝中峯僧變姓名往來崑山常熟間逾三年聞瀞死與掌亭先生哭之慟君拊膺曰吾萬死一生以保吾弟吾為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極乎趣歸故里以其長子乘嗣從弟演以主通政公祀乘夭死又以幼子來宜繼之於是君遂無後瀕歿命以掌亭先生子萊為己後嗟乎天之禍侯氏何酷也微君兄弟相與奔走内

外支持門戶則戻氏斬焉無遺矣豈天果未定乎抑視天瘳瘳從古所歎不獨在戻氏然邪君諱汸字記原老居秬園遂以此自號蓋太學公諱岐曾子而太常少卿諱震暘冢孫也幼聰穎太常公家居嘗與子弟論李可灼紅丸事君甫九歲侍側即請曰楊漣既與方從哲同被名在内廷當進紅丸時何不面諍而顧從衆出宫門乎公由是大奇之稍長為諸生與諸弟講求經世之學期達於用而君尤忼爽有志節落落自喜嘉定之以銀

折漕米也著為令甲久矣崇禎之季流賊告警議者復令輸五萬餘石以佐軍興嘉定士民苦之其明年將伏闕請免募能行者君慨然與張先輩鴻磐詣闕下疏陳嘉定素不產米連歲大饑人相食之狀具為諸公卿條其利害甚悉朝議韙之訖如所請至今士民賴焉是歲以例監生中順天鄉試乙榜凡與乙榜者方合疏乞準貢而閣臣顧遣私人邀賂君即拂衣以歸是後不復應舉晚而學使者旌其門曰高士君亦峻拒不受也始君

歸自京師知明將亡盡出其室甯孺人匳具易金歸諸王母龔太恭人請白塔田二頃將往耕之筮得震之剥筮者曰未可行也君曰否予退也非進也來也非往也不往則无不利也予為長子成卦皆動宜與婦行也變而頤果宜得獨全也互曰禴祭受福所謂不喪匕鬯也又曰吉大來互之之曰黄裳元吉所謂大來也且吾資於婦上承王母黄裳居尊王母當之矣吾其行乎既而俱如筮言康熙十六年遘疾復命筮之筮者曰是兆也

是為出於死門君笑曰向者震之剥所謂出死門者也
今已矣不可復出矣遂卒達者以為知命壽六十有四
配杜繼甯二子乘來宜皆甯出即後先嗣從弟者也女
二許嫁許珌柴某俱殤君既丁禍患故為學益進嘗論
易乾坤二卦曰世之衰也所向无可用剛直者乾主於
剛然繼之以健中正又繼之以純粹精蓋必如是而後
可以剛也坤六二之動直内以敬然繼之以方外以義
一本乎柔順中正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直也不然恃吾

血氣而不撓不摧吾能免於悔吝乎葢晚歲所得如此

某年月日其孤莢卜葬君於某鄉某原乃來請銘銘曰

侯之門兮忠且義保孤難兮殺身易君九死兮心彌慰

極飄泊兮天之涯茹荼蘗兮甘如飴幸生全兮返故栖

君之兩父兮翔正氣薄雲與日兮摩天際令往從之兮

其可以無愧

廣西提學道僉事申君墓誌銘

昔在吾吳少師申文定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三朝中

歲入內閣為神宗首輔於是值國家昇平時居中調劑東宮採援建言諸臣從容進退衆推賢相生二子長曰兵部尚書公用懋次曰廣西參政封通奉公用嘉區為東西兩房諸孫後先通籍者十餘人諸曾玄勝衣冠拜起者數十人高甍連牆鱗次以居里父老觀仰太息以為吳中甲族之盛前此未有也參政次子曰戶部侍郎公紹芳其最少子曰候選推官公紘祚推官入國朝為予同榜進士最後捐館舍而申氏始中落文定

公故第至是亦授他氏矣又五年而君復擢甲科君諱
樾字叔旆其王父即通奉公也父諱某通奉第三子以
文定公蔭嘗官内閣中書舍人以君貴累贈禮部郎中
禮部公家門貴豪其三世門生故吏及姻黨甚夥往來
送迎餽問所費不貲而歲入頗減以是益困暮年家居
延訪名師益友俾與君相淬磨為文章欲以再興申氏
君自少穎悟雖不廢游嬉而長於記誦甫弱冠善屬場
屋之文順治末遂舉江寧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歸拜

翁媪於堂下禮部公喜曰兒勉旃尚無隕吾先少師之
緒君亦慷慨自奮竊謂功名可階梯升而戻契致也授
内閣中書舍人以
覃恩加一級又以收掌實録加實俸一級進禮部祠祭
司主事又以
覃恩加一級再補儀制司歴進郎中
覃恩又加一級康熙二十四年擢廣西提學道僉事君
居禮部久諳練故實諸司有事尚書必問申郎中云何

其見倚重如此君之任中書也故事有考選例衆謂叔旆必首得科道官矣而以例格故不得及官郎舍又當考選君亦自詭必得矣而以連丁内外艱故又不得由曹郎出視學政在吏部銓直常調耳他同舍郎或攘臂獵取之而君回翔日久又僅得廣西廣西介嶺嶠之間距京師五六千里越長江重湖而後至蠻煙瘴癘士大夫每不樂往君體豐碩素不耐炎熱人地絶不相當所親恒儆以諷君君則徧考嶺外圖經詢問土俗與夫七

星巖獨秀山之勝買舟束裝而行笑曰此非韓退之范至能所稱驂鸞者耶吾何以不可往然之任再踰旬而復丁嫡母艱以歸歸不期月而遂卒豈果命為之耶中氏自文定公以來凡擢甲科者率都顯仕享高年其丞世者莫如推官公其宦而未及顯者則又莫如君君為人機警通知世務之變交游親故方溢朝列力能為君推援而君訖數奇不偶官止於五品壽止於五十有一文章不行於世而功名不大著於

朝可悲也君事兩母有至性生養歿送無不如禮晚節數過予虎邱書舍意惓惓若有屬者未卒前數日書舍桂華始放君復至相對清坐者移時然後去俄而訃音至矣配徐宜人累贈左都御史諱某之女治家嚴整有法前君十月卒子男三長曰珂康熙丁巳科舉人次曰琳國子生蚤夭又次曰璕吳學生女二長適諸生黃璜一在室孫男二孫女三其孤卜於某年月日合葬君夫婦長山鄉羊字圩之新阡來乞壙銘汪琬曰予曾大父

參政府君與文定公嘗同硯席府君上公車文定公方主會試以失府君為憾府君之葬也文定公實銘其墓予諸生時禮部公欲延予家塾為君師適予連舉科第不果葢有通門之誼舊矣其敢不銘銘曰

遠追文定其世維四族肖則華科名則偉公戾之孫宜復其始雖中道亡餘慶未艾

堯峯文鈔卷十三